

试看俱成诵,今朝若个先?

雍容

这个题目,来自于清代女诗人周映清的《令阿细入学》诗:“低鬟怜阿姊,与汝亦齐肩。且令抛针线,相随共简编。双行知宛转,坐咏爱清圆。试看俱成诵,今朝若个先?”她写自己两个女儿长成,一起入学学诗,小女的娇态,母亲的怜爱,都溢于纸外。我想起这首诗,是因为夏天以来,陪着七八岁的小儿嬉戏,忽然就开启了他和我的一项新技能,忍不住幻想一下什么时候他能和我斗诗了呢。

我对旧体诗歌,不管鉴赏还是创作,倒也不用太自谦。但对新诗就有点隔膜,起码创作这一块,我是不行的。究其原因,大概是我开始大量阅读诗歌的时候,就醒悟到诗歌是一种无从翻译的艺术。而我的外语程度极有限,导致我既不能读原作,对译诗又像对陌生的食物,总得狐疑地浅嗅一嗅,不能安心享用。至于中国白话诗,草创至今也才百年。新诗的鉴赏标准,也更为散漫。加之写旧体带来的习气,我对这一块就更不上心了。

我儿牙牙学语时,带着背诗那是应有之义——他两岁多时我曾有诗记之:“东方日未明,蠕蠕蚕啜桑。抚儿复安卧,宜春昼渐长。欠伸已翻坐,娇声唤阿娘。阿娘故不答,捉被还深藏。张目久偷视,开口诵诗章。墙角梅花好,床前明月光。阿娘笑不止,颠倒弄衣裳。不求三生贵,驻此一炷香。”对我们来说,这只是利用出门车上、上学路上、沐浴后、睡觉前的零散时间做的亲子游戏,不过到现在,他读过的诗,不算少了。新诗这块,有次我翻出美国诗人艾米丽·狄金森的几首短诗,逼他英语原作和中文翻译都读起,居然也像模像样——英语这块,将来他必定胜过我,或许就不会有我小时候那种遗憾了。

夏天里,本地一位朋友吴树明兄,把他教的小朋友的诗集结成书。我买来一翻,很是惊艳。忽然感到“诗”这种东西,天然是属于小孩子的。童言无忌,语出惊人,只是大人往往漏过去了,或者当时哈哈一笑,很快也不复记忆,简直约等于损失了无数个狄金森!回想我儿小时候好像也说了很多有趣的话?

从那以后,我便留了心。暑假里有一天,我带他去一家艺术馆&咖啡馆,在屋顶闲坐观景,从下午玩到暮色渐浓。起身离开时,他忽然对我说:“妈妈,我听到了萤火虫的声音。”我一愣,都市里哪来的萤火虫,萤火虫又怎么会发出声音?但又觉得突兀而有趣,立即掏出手机备忘录,把这话记下来,并且温言鼓励:你说的好有意思,回家补几句,写成一首小诗可好?他迷惑地问,怎么写成一首诗?我说你照自己想法写下来就行,其他的交给妈妈。于是我略作修改之后,他人生第一首诗诞生了。“我听到了萤火虫的声音/混杂着小鸟的影子/不知道是小鸟在舞蹈/还是萤火虫在歌唱”,我信手在后面写了一首旧体:“叶密疑飞鸟,灯疏似流星。何当重载酒,斟与满天星。”——我登时想起了昔年在云南旅游所见的野外星空,自疫情以来,这是多么难以实现的愿望啊。第二天,他还为此创作了一幅现代派气息十足的画。

后来有些日子,他总闹着不睡觉,问他,就说因为最近老做噩梦。我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懂得什么意思吗?他说就是白天经历了什么晚上就梦见什么。我说对啊,做梦是大脑吸收了太多杂乱无章的信息,睡觉时自我修复,好比你白天把玩具丢得乱七八糟,妈妈把它们重新归类整理,分别装进一个个抽屉。梦境就是你的大脑在消化一些负面情绪,如此第二天又能充满活力了,否则混乱的部分越来越多,大脑会崩溃。下次醒来,告诉妈妈你的梦境,或者画下来。在梦里你就想:这就是梦,你在观察和记录它们,这样就不害怕了。第二天他和我梦见龙卷风,又自己分析是因为刚看了《神奇树屋》,里面有“逃离龙卷风”。我说那你趁现在把梦境画下来?他画好以后,我说,要不,再来首诗?立即塞给他一本笔记本。他果真又写了一段,一开始平铺直叙,我启发道,诗歌和看图写话不一样,不要像散步,要像跳舞,你不用追求面面俱到,把你印象最深的场景写出来就好。最后就成了这个样子。

梦
龙卷风来了
它把花园里的运动器材全都卷走
停车场里的小汽车
也不例外
它引燃了地面的烈火
草,树,还有整个花园
燃烧殆尽
我站在大石头上目送它奔赴远方
我
观看我的梦

最后两句是我加上去的,算是“卒章显其志”。“燃烧殆尽”“目送它奔赴远方”云云那可是他的原话。引导他修改诗作可比修改我自己或者我学生作文困难得多,得“像首诗”,但不能动那些别致的想法,不能掺入大人的经验和口吻,否则就失去儿童诗本意了。

有了这两次经验,老母亲暗自点头:行得通。于是干脆把他送去朋友的诗歌班上了。我让他上的兴趣班,拢共只有乒乓球和这个了。前者是锻炼身心的平民运动,后者是为了娱乐和社交:一群小娃凑在一处,一本正经读诗写诗,是不是想上来就很萌?我保证,就是那么萌。周五晚上,他都到一间仿闽南古建筑风格的大厝里,消磨三小时,老母亲在屋外八仙桌上自顾各课改卷或者看书,再一起回家。

近来在他强烈要求下,让他养了两只蜗牛,心想,这算是最不麻烦的宠物了吧。没想到随之而来的是他频繁把蜗牛写到了诗里。有一天我看着他专注地玩蜗牛,走过去开玩笑说:“Hi,低等软体动物你好,我是外星人,只要我高兴,我就把你变成红酒焗蜗牛。”他抬头哈哈大笑,又有点生气,瞪了我一眼,于是有了这首诗:

蜗牛会说悄悄话吗
一只蜗牛把脖子搭到另一只蜗牛
脖子上
好像在说悄悄话
蜗牛没有耳朵
怎么说悄悄话?

蜗牛不知道自己是蜗牛
蜗牛听不懂我的话
也许它们会以为我们是外星人
因为它们觉得这个世界上,只有它们存在
世界是它们的
老母亲不由得惊讶,虽然是我的调侃给了她灵感,但是,这已经是他自己全新视角了。不久之后的诗歌课上,他又写成了这首:

蜗牛是自己的船
我和妈妈去爬山
爬到山顶
有一条小河
沿着山坡往山脚流去
我们折了一艘纸船
刚好有一只蜗牛
它想下山
于是它乘着纸船悠悠而下
不料,到了山脚
纸船翻了
蜗牛一点儿也不害怕
因为它可以是自己的船

这两首我只是稍微切分了一下句子和小节,未改其本意。我在“陪读”过程中,发现自己非但挖掘出了孩子的新技能,也发掘出了自己的一项新技能。小朋友确实妙想多多,但是往往不成片段,受限于词库不足,无法自如表达某个一闪而过的意念;又受限于书写速度,即使意念已经成型,手和笔也是跟不上大脑,无法有条不紊组织起来。这个问题需要行之有效的长期文字训练才能解决。初学写作的孩子要拿出一个“完整”的东西,其实挺困难的。短诗——如前所说,它是在“跳舞”——和儿童跳跃的思维方式,比“作文”匹配度更高。饶是如此,引导他们“成型”也非易事,毕竟孩子的心性就是来得快去得也快。把突如其来那点灵光,变成“写诗”这么一桩稳定的兴趣乃至习惯,并不简单。写完以后,如何不伤筋动骨,实现最轻微的“梳理”,也需要很高技巧。我逐渐摸索出在合适的时机,不引起他抵触情绪的前提下给个暗示:要不我们来写首诗?以及在他跳着“要写什么、要写什么、我要写什么”的时候,引导他从日常生活所见所闻里找到灵感。

譬如这首诗就是他跳的当儿——一周忙碌的学校生活结束,马上去诗歌班了,他才想起课后的作业(就是写首诗)没做。这一天是秋天,老母亲正看着敦煌研究院公众号发的秋分视频,顺手就转发给他,说要不就写个秋分?
秋分
夏天终于过去了
秋分这天,昼夜平分
天上有一大片乌云
飘在空中
好像要下雨
可是
乌云被风吹走了
太阳出来了
但没有蓝天
因为蓝天被另一片乌云遮住了
乌云却一点也没有要下雨的意思
我的蜗牛
会不会在之后

那么这就不仅是传承之器,更是匠人的结晶,我对两只茶罐有了些兴趣,查询资料,知道了关于付藻茄子的一些细节。

付藻茄子最早有记录的拥有者是日本镰仓末期到南北朝时代的武将佐佐木道宣,他同时也是一位茶人。付藻这个名字其实要到晚些时候才会出现,姑且先称其为茄茶罐。茄茶罐被佐佐木道宣献给幕府将军足利义满(1358—1408),在足利家传承几代,到了足利义满手中。按将军的迭代,义满是第三代,义政是第八代,按辈分,义政是义满的孙子。义政构筑了以“侘寂”为核心的东山文化,茄茶罐想必正合他的审美。他爱男色,将茄茶罐赠给佞臣山名政丰,政丰的“政”字也是他赐的,否则,臣子为避讳将军之名,就算原本重名也要更改。

山名政丰十分珍爱茄茶罐,据说曾带着它上战场。他所处的年代充满了动荡,在他四十九岁那年,义政去世,其后将军之位经历了多次更迭和动荡。政丰把茶罐卖给茶人村田珠光(1423—1502),后者将茶罐命名为つくも(读作tsukumo)。

在日语里,一个读音可以用不同的汉字标记。つくも如果写作“江浦草”,便是毛茛科植物朝鲜白头翁的别称,花谢后,种子的形态乍看像一头白发的白写作“九十九发”,指的是老妇人的白

冻死呢
哎,儿子,你这是和蜗牛掐上了啊。
我总戏称他“理工直男”,自幼对故事绘本无感,我声情并茂给他朗读,他都一脸敷衍,却在识字的时候就抱牢厚厚一大本百科全书可劲地翻。日常思维方式都是“直”得可以,幼儿园学成语,看到“画龙点睛”龙破壁飞去,呵呵笑道:“那怎么可能嘛!”别的小朋友很欢迎的读物,譬如《神奇树屋》,他翻过几本就嫌弃怎么都是这个套路……爱科学当然是好的,但科学引领人类的进步,文艺却可抚慰人的心灵、平衡人的精神。我鼓励他画画、写诗,也是希望他的小脑瓜多保留一点想象与激情。有次带他去本地一位艺术家放在公园的一件装置,回来在我鼓励下,他完成了一首,把我笑倒,这可真“理工直男”啊:

我看到了大蜻蜓
看!那是蜻蜓,
还是飞机?
蜻蜓一点儿也不能起飞
里面也不能坐人
它悬停在一根长长的柱子
立在草坪中央
粗粗的铁丝延伸成它的翅膀
另一边像没有轮子的小汽车
听说它会在夜里发出红光
我想它一定是把太阳能电池扛在

身上
它不是蜻蜓
也不是普通的飞机
它是一盏巨大的夜灯
迄今我最喜欢的,是这首《小花园里

有什么》。我儿喜静不喜动,很让人头疼,偏偏今年气象异常,有记忆以来最热的一个夏天,热到我这个习惯亚热带、热带气候的人都丧失走出空调房的勇气,也就不好意思责备他暑假没好好运动。傍晚暑气稍薄,哄他到楼下花园走走,他情不愿下去了,一会儿又跑了回来。我瞪着他,他狡黠一笑:“天黑了,小花园里有大灰狼怎么办?”晚上睡觉前拉上窗帘,小花园里孩子们的喧闹声还清晰可闻。他自言自语:“他们不怕大灰狼吗,这么晚还在下面跑?”已经自我训练出来的老母亲迅速打开备忘录把这两句输进去,并且成功哄着他在第二天写完了。我修改的地方,是把原来放在第三小节的调整到了最后。

小花园里有什么
他们不怕大灰狼吗
这么晚还在下面跑
我站在床沿拉下窗帘
听到夜风在咆哮

但除此之外
在漆黑的夜里
是不是还有野狗,野猫,大灰狼
这就是我家这只谨慎娃真实写照



啊,把握住了那么点微妙的疏离和不安。他和小区里那群孩子,不怎么能玩到一起,他怕黑,怕风,怕动物……
我之所以写这篇小文,因为国庆节又不能痛快旅游,索性给他报了个活动,丢出去撒欢一天,老母亲在家躺平一天,解放自己。他去了永春,回来兴高采烈和我报告他的行程。做纸织画,吃永春石鼓白鸭汤,练白鹤拳,参观余光中纪念馆……老母亲狡黠哄着他写了一篇日记后,甩出“要不写首诗吧”的撒手锏,他又一番“写什么,写什么,写什么”的跳跟之后,忽然安静了下来。过了一阵子,对在一旁打盹的老母亲宣布:写完了!

纸织画
铁片在穿行
纸条被拉着一起
穿越时空

纸条在穿行
刺穿永春的秘密

纸条在穿行
如果大用力
纸条断掉
被刺穿的洞
就会关闭

于是我小心地
织出了一幅
纸织画
我一激灵,这是进阶了吗?儿子你悟出了哲理诗胡扯的门径了啊。果真只要持之以恒投入一件事情,终究是会看到效果的。以及,诗来源于生活,是亘古不变的真理。这次,甚至不需要我改动了。

目前看了他对“写诗”这桩活动很积极了,对去诗歌班上课——我更愿意称之为“小朋友诗会”——是快乐和期待的,也表现出了某些天赋。当然,这么小呢,心性不稳,将来很难说他不在功课的压力下逐渐冷却。不过起码在今天,给我们都带来了不小的乐趣。这就足够了。



共生
(雕塑)
王世荣



我和朋友在2019年去过一回静嘉堂文库美术馆,那时展馆位于二子玉川,电车下来还要换乘公交车,地处偏远,人也就少。厅内仅四五名观展者,我们欣赏了十几分钟曜变天目盏和油滴天目盏,足够尽兴。今年,展馆搬到东京站附近,票价从一千日元涨到了一千五,而且不知是否因为疫情的关系,需要在线预约。在约定的时间到了展馆,先因为排队的人群一惊,进到展厅内,中央休息区坐满了人,回想旧时寥落情景,也有些好笑。

特展名为“相互回响的名宝——曜变·琳派的闪耀”,看名字即可知,主题是曜变天目盏和琳派书画,前者是中国宋朝的遗珍,后者是日本从桃山时期传承至今的画派,代表人物有十七到十八世纪的尾形光琳和酒井抱一。

展览分上下期,油滴的展期已结束,好在还能和曜变重新打个照面。全世界仅三件的国宝级曜变,静嘉堂占其一。纵然是奇珍,从前也就搁在普通玻璃柜里,极为寻常的自然光加持灯,如今整个环境升级了,昏暗中一束光直射茶碗底,让曜变的蓝色斑点显得深邃极了,甚至有种种幻感。周围簇拥的人群以龟速移动,需耐心等待,才能凑近看一眼。

陈列曜变天目盏的最后几间展厅并不是人最多的,看来更吸引日本观众的是第一间展厅的前两件展品,付藻茄子和松本茄子。每个经过的人都显出挪不动步的状态,我排在后面,五分钟也没能前进,倒是目睹了一件小事:总有人贴着玻璃,工作人员不得不一次次拨开队列,擦玻璃上的印子。
我索性往后面走,先看完其他展品,折回来,只见队伍里的人虽然换了,还是呈半凝固状。罢了,既来之则安之,排吧。

付藻茄子的全称是“唐物付藻茄子

静嘉堂的茄子

默音

发。最早用法可见于《伊势物语》中的和歌,“百岁不足一,华发九十九,心悦眉目传。”这首和歌是书中的风流人物在原业平所咏,表达长年女性对他的恋慕,九十九是文学性的夸张。此外,还可写作“付藻”“江泽藻”“作物”,后几种写法并无实际含义。

关于村田珠光取名的缘由,一种说法是,因为他买的时候花了九十九贯;另一种说法则是和歌中的“九十九发”。考虑到静嘉堂的官方写法,以下写为付藻茄子。

16世纪,付藻茄子几经转手,被大名松永久秀以一千贯购得。茶罐陪了久秀二十年。例如永禄三年(1560)的茶会记录中,可见茶罐的身影。永禄一年(1568),织田信长拥戴足利义昭到京都,他向身为同盟的久秀索取付藻茄子,久秀只能割爱。以茶罐为质,信长认可了久秀对大和国的统治。可以说此时付藻茄子的价值到了最高峰。

根据《天正名物记》,松本茄子也在信长处。经历了天正十年(1582)的本能寺之变,按理小小器皿很难留存,神奇的是,付藻和松本茄子接着成了丰臣秀吉的所有物。秀吉爱华丽,茶罐对他来说多半是名声过大过实嘛,他把付藻茄子赐给近臣有马则赖。其后不知怎的又一次转手,新主人是秀吉的第三子丰臣秀赖。

力。德川家对丰臣家的大举进攻,史称大阪冬之阵和夏之阵,发生在1614到1615年。挑起战争的由头是由秀赖主持的方广寺大佛建造,梵钟的碑文中有“国家安康”“君臣丰乐”,正好嵌入了家康和丰臣,家康认为这是对自己的诅咒。总之,最终丰臣家战败,秀赖自杀,年仅23岁。

之后便是静嘉堂展板上故事,德川家康找来匠人,修复了从战火废墟中拾回的若干茶器。因为藤重父子的修缮实在神乎其技,家康把付藻茄子赐给藤重藤元,松本茄子则赐给藤重藤严。展板上还有一段叙述。静嘉堂最早的收集者岩崎弥之助在明治九年(1876)年末向兄长岩崎弥太郎预支工资,从藤重家的后人处购得两只茶罐。大概是此举显得“玩物丧志”,弥太郎训了弟弟一顿,将茶罐收在他自己家。兄长一脉归还茶罐,是在弥太郎的儿子岩崎小弥太(三菱第四代总裁)临终的时候。

作为观众,我感到文末的闲话既漫不经心,又别有深意。写这么一笔,看来兄弟间有过某些齟齬,背后是不为人知的家族往事。

我后来稍微了解了岩崎家的故事,算是观展的边角料收获。
岩崎弥之助是三菱财阀创始人岩崎弥太郎的三弟,比兄长小16岁,买下两只茶罐的时候,他25岁,为此预支的

金额是400元。明治九年的400元是什么概念呢?当时普通警察的月薪是8元,伊藤博文尚未当上首相,作为参议员的月薪是500元。比起三百多年前松永秀久支付的一千贯,以及后来用茶罐换取到手的权力,价格算得上便宜。让岩崎弥之助生出购买心的恐怕不仅是古物本身,还因为兄长起家的九十九商会与茶罐同名。

尽管茶罐得而复失,岩崎弥之助的收藏并未因兄长的态度却步,他陆续收集了大量的书画古玩。1885年,兄长过世,他在34岁接任三菱总裁。41岁,他创立了静嘉堂文库。其名来自《诗经·大雅》的“苴豆伊嘉”,文库的意思是书库或图书馆。1907年,他大举购入湖州藏书家陆心源“丽宋楼”的旧藏。翌年,弥之助去世。他的儿子岩崎小弥太继承了父亲的遗志,扩充收藏,又于1924年在世田谷区为静嘉堂文库建了房子,对外公开,供学者研究。我们早先拜访的美术馆,就在那处文库的旁边。

小弥太还做了一件事。1940年,他创建财团法人静嘉堂,将文库整个捐赠,让其与三菱的产业分离。此举可谓有先见之明,战后,三菱被判定为财阀,企业被分割,岩崎家众人的职位也发生了变动。静嘉堂文库一度属于国立国会图书馆,在1970年重新纳入三菱集团旗下。
从十四世纪至今,酱油色茶罐背后多少风云散,从其归属权的变动,也可窥见一二。
看过茶罐,转回最后的展厅欣赏琳派书画。正对着展厅大门,酒井抱一的波图屏风呈现浩大的天然水天色。旁边的展柜有他的一套小品,七十二幅《绘手鉴》,其中一页是写意的茄子,此茄非彼茄,是我们熟悉的蔬菜,一个个紫色胖茄子憨态可掬。不得不说,我还是更喜欢画中的茄。